

感謝上帝的恩典，經台神董事會和教授會同意，本人於 2000 學年度(2000 年 8 月初至 2001 年 7 月底)前往北美洲進行一整年的進修假研究，上半年在加拿大的諾克斯學院(Knox College)擔任駐院學者(Johnson-Scholar-in-Residence)，下半年則在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擔任訪問學者。在諾克斯學院期間，我在該院所屬的多倫多聯合神學院教授「第三世界神學選讀」的課程，同時也在加拿大長老教會(PCC)和聯合教會(UCC)的歷史檔案室收集加拿大駐台宣教師和台灣教會的資料，並針對宣教師的後人進行口述訪談的工作。在普林斯頓神學院期間，我的研究重點則是置於「中歐初期宗教改革運動」以及「改教家對初代教會的認知」等議題上。2001 年初我也抽空到英格蘭和蘇格蘭進行一個月的訪問，在倫敦、劍橋、伯明罕、愛丁堡等地收集英國駐台宣教師和台灣教會的資料，針對退休宣教師及其後人進行訪談，並在聖安德魯斯的宗教改革運動研究所訪問一週。

在回顧一年進修假的旅程時，我才猛然發覺，當台灣各界正熱烈地舉辦紀念馬偕博士逝世百週年(2001 年)的諸多活動之際，我個人的旅程事實上正好是緊緊追隨著馬偕的腳蹤而行。馬偕於 1866 年 9 月進入諾克斯學院讀書，一年後的 1867 年 9 月轉至美國的普林斯頓神學院繼續深造，1870 年 4 月底從該院畢業後於同年 11 月前往英國的愛丁堡大學神學院繼續研究宣教課程，1871 年 10 月在加拿大長老教會海外宣道會指派下啟程前往中國，結果在上帝「攝理」的引導下來到台灣工作，貢獻一生。循著同樣的軌跡，我也在短短的一年中，從諾克斯學院轉到普林斯頓神學院，再往訪愛丁堡大學神學院，最終回到台灣。在橫跨時空的歷史迴廊裡，和馬偕的腳蹤重疊交會的經驗對我個人深具歷史意義，我的學術心靈也不斷地被馬偕所留下來的宣教遺產所深深滋潤著。以下我就分四方面概要地分享我在進修假中的研究心得。